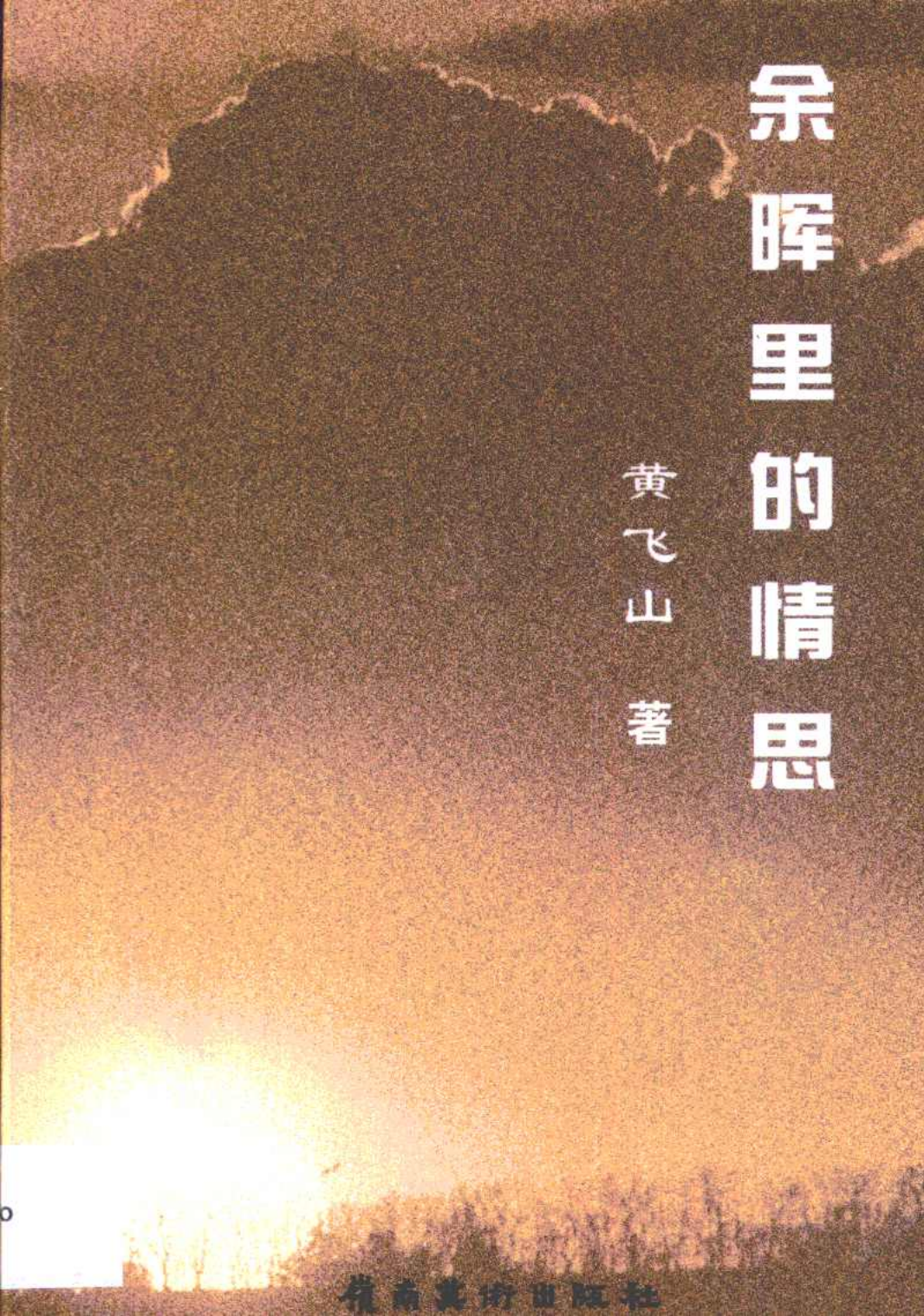




余晖里的情思

黄飞山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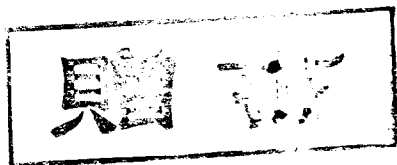
126.7

14740

·献给新千年·

余晖里的情思

——黄飞山三体散文集



A0983387

岭南美术出版社

深圳大学图书馆惠存

作者



·年年岁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晖里的情思/黄飞山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62-2203-3

I. 余… II. 黄…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171 号

余晖里的情思

黄飞山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水荫路 11 号 9、10 楼 邮编: 510075)

出版人: 曹利祥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89×1194mm 1/32 印张: 8

印数: 1-1000 册

I S B N 7-5362-2203-3

J·1857

定 价: 18.50 元

第一部

人生散笔

人生是梦
人在梦中过
梦就是追求

离 别

人生离别何止一次呢，为什么第一次离别却那样难以忘怀？也许，是它跨越的空间太大了，分量太重了，因此才会在一颗纯真的童心里，烙下太深的印痕！

空间太大，是说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童儿，一下子要从异邦的出生地回到自己的祖国，这该是一程多么漫长的跋涉啊！分量重是说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却从这一离别感受人世沧桑的压抑，远已超过他所能承受的程度。

第一回离别，是这样的离别，它像撒下的一把椒粉，叫心麻辣辣直觉发烧作痛！

泰国的天气，春夏秋冬都是一个样，白天总是那样炎热，到了傍晚则凉风习习，夜里睡觉还要盖上一层薄薄的被子，而早上的天气却酷像祖国南方的秋晨，十分晴朗，凉爽宜人。

不同的是那天，我比往常起得早，是母亲把我从梦中叫醒的。毕竟我还是个孩子，因为白天玩得太累了，晚上自然睡得早，因此我对行将离开的那天晚上，一家子究竟是个啥情景，是不得而知的，我只知道那天的大清早，天麻麻亮，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雇下的三辆大牛车，早已停歇在竹篱笆的大门外了。这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还有前来送行的人，正忙碌着往车上赶装行李。当然，行李一装完，与送行的人告别后，三辆牛车便欸乃欸乃的好像在叹息似地载着我们永远离开我的这块诞生地——万兰！

在牛车将要启程时，叫我最难受的，就是看到没能和我们一起回国的两位姐姐（其中一位次年回国），站在车前挥泪告别，我禁不住哭着扑向她们，闹着要她们一同回去。是经过爹妈一番

耐心的解释，我才无奈忍痛上了车。

这是一次家的大迁徙！可说，它在我的生活中，也在我人生的历程中，是个多么不寻常的转折！

离别，总是与它所要奔赴的前程，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但谁能告诉我，在前头等待着的将是什么？一个年幼的我，那时，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自己不过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飘忽，举首瞻望，只觉前头是个难以预知的未来。

但有点是明白不过的，就是我将要奔赴的那个人生历程，决不会是轻松的，这从我父母布满愁云的脸上看得出来，这也给第一回离别，频添了多么铅重的感觉，甚至今天回想起来，心头仍是沉甸甸的。

人生的第一回离别，品尝到的乃是游子漂泊的滋味，因为那时，一颗幼小的心灵，已知道他的出生地并不是自己的祖国。

万兰——啊！我父母的漂泊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三十多年的岁月呀，他们是怎样熬过的自然我是体验不到的。不过到懂事时，我所看到不惑之年的父亲却已是满脸皱纹，显得相当苍老了，母亲呢，更是百病缠身，经常卧病在床。

爹妈是迫于贫困才漂泊海外的，他们时常对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家乡在唐山，我们不能忘掉我们的‘胞衣地’啊！”

是的，唐山，啊，祖先的胞衣地，我从小就深深种下这乡土情，只是在将要离开这生活九年的出生地时，心里难免会涌起一股眷恋情来。

怎忘得了出生地那一批至交的小伙伴，他们每天一吃完早饭就会前来邀我去玩各种游戏；累了，就爬到树上摘果子，去追赶篱笆上的小松鼠。

怎忘得了在万兰那一望无际肥沃的稻田里，有着那样多的鱼儿，每当太阳将要隐入地平线时，兄弟三人就扛起小钓竿，跑到

田野里，把扎上饵儿的钓竿，一根根一排排地插在田塍上，待次日早晨收竿时，就能背上一篓鱼儿回家。

怎忘得了泰国那美丽的斗鱼，在田野清澈的禾苗下，要费多大气力才能捕到，拿回家去就作为宝贝一样喂养，还用逆水进行耐力训练，然后便沉迷于打斗中赢得胜利的乐趣。

又怎忘得了在热带雨季到来时，在边是阳光边是大雨的炎热天气中，光着身子在雨中纵情沐浴，在泥巴水洼里翻腾打滚，你我来往地大打水仗……

啊！想到这一切的一切，又怎叫人不惆怅神伤呢？

是的，告别了！永远地告别了！

永远告别，何止远隔重洋，难得再来！

永远告别，还意味着这儿时的一切，将会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是的，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和自己告别，也无时无刻不在和一切告别！

迎来今天而又与今天告别，这，也许就是人生的真谛吧？

如今，我已进入鬓发花白之年，在此来回首不但在空间里那般遥远，在时间上也是那样遥远的第一回离别，不知为什么，我却又觉着它历历如在眼前。

啊！这究竟是近了还是远了？

我想，这也许是心又还童了，才不至于为那已消逝的一切而悲伤吧？！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四日于羊城

记忆中的海

我记忆中的海，那是——

一望无际的海，
风浪莫测的海，
既叫人感到敬畏又令人充满憧憬的海！

该感谢命运的驱使，才使我结识了海。如果没有父母的浪迹天涯，又哪有机缘下到海。

是踏上九岁那年，听说父母要带我们回国，特别是，当听到回国时要坐轮船经过海，心里感到既兴奋又新奇，于是便不断揣摩起海来。

从泰国曼谷启航到汕头上岸，那时要经历七个昼夜的海程。

登上大轮船后，心中压倒一切的，就是要把海看个清楚，端个详尽。

于是埋怨起轮船为什么不立即就启动！

然而，夜里上船，到早上醒来，不知什么时候，轮船已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中了。

我向四周望去，哪里都望不到边，此时我才领略到大海如此之大，大得如此神奇。我朝下望去，在一卷卷白色浪花下，看到的是一汪深不可测的湛蓝，湛蓝得如此神秘。

在航行中，我曾看到浮起如山的鲸鱼在喷着高高的水柱，也看到过不时腾出水面的小鱼在飞跃。我惊叹大海那样无所不包。

在一番端详细察之后，啊，大海又悠然地引发了我那样多的沉思与遐想。

首先想到的，是父母跋涉的艰难。

三十多年前，他们从这个海上漂去，今天又从这个海上漂回，究竟为的什么？想到睡在最下等舱位，泡在厕所臭气里，躺在帆布床上摇来摆去，在风浪中不断呕吐呻吟的母亲和守在她身旁老蹙着眉的父亲，心里就感到刀割般的疼痛，从而又生出强烈的崇敬之情来。因为此时，也只有在此时，我才看清了父母在

同苦难的斗争中，堪称是生活的强者哟——看，哪怕风浪多大、道路多艰、旅途多险，他们都始终不屈地在坚持着，跋涉着，争斗着！

在大海中，我打从心里向父母深深地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这点，我是永远牢记着的。

记得有个这样的白天，船颠簸得非常厉害，我赶快从舱底爬上甲板去。

一看，我惊呆了。

瞧，天上乌云在翻滚，狂风推着暴雨向着轮船猛扑过来，大海愤怒地在咆哮着，它高举起拳头似的巨浪，向着天空不停地捶击。

想起前几天的行程那样的平静，我还沉醉于那广袤辽阔、水天一色、星辰高照、波光粼粼的怡人景色中。哪想到，曾几何时，却又是另一番情景！

大自然，真是风云莫测啊！由此想到人生会否也是如此？

当然，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对于大海所显示的此一哲理，更多的是在以后的生活中才逐渐逐渐领悟到的。

在航行中，大海又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一天，我在甲板上呆望，看到那两层粉刷得雪白雪白的小楼房，不由得暗自羡慕起来。啊，住上那样一座高踞于甲板之上，可把大海一切尽收眼底，而且随着马达的轰鸣声还可到处流动的房子，该有多舒服多惬意啊！由此联想到挣扎在船底舱，泡在臭气里的我的一家，以及那些与我家同一命运的穷苦人，我不由强烈地感叹起生活为什么会有这等不公平！回到舱里，我问起父亲那些住在白屋里的是些什么人？父亲只简单地这样答了一声：“红毛鬼。”红毛鬼？多新奇的名字啊！我又问：“为什么称‘鬼’？”父亲又简单地答了一句：“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叫的。”

我，纳闷了。

为什么要叫“鬼”？对于在大海中碰到的这个问题，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圆满的答案。待到上了中学，读了大学，我才彻底明白，这是洋人一百多年的炮舰政策，给中国人民埋下了深深的仇恨，这，就是那个“鬼”字的涵义。

自然，我也已分辨得清，这个“鬼”字，可又不能往人家头上乱戴的。因为真正冠得上这顶“鬼”帽的，只不过是那些少数的帝国主义分子。

站在甲板上，在那起伏翻滚的心潮中，我还常常在猜度着这艘航行在大海中宛若一叶轻舟的巨轮，前头会遇上多少狂风恶浪啊！然而每想到这，我却又相信它会稳住航舵，朝着既定方向，胜利地到达彼岸的。这时我心里就会生发出希望的光芒，享受到憧憬的沉醉和胜利的喜悦。

整整七个昼夜，泡在海的蔚蓝中，想不到它给了我那样多那样多、那样宝贵那样宝贵的启迪，以至我一生享用不尽。

该好好地感谢海——我记忆中的海底赐予！

一九九〇年七月八日于羊城

故 乡 情

我多爱我的故乡啊！

我爱故乡的什么？爱它的学校，爱它的山水，爱它的土地，爱它的人民……

最记得，从泰国归来，似乎父母的第一任务，就是把我們送到学校去。在外时，就常听到父母说：“孩子已长大，该送他们回去读书了。”所以，一回到故乡的那年秋天，父母就把我们兄弟三人送进了学校。

父母都是没上过学的文盲，几十年浪迹在外，也许是他们亲身经历过没文化的痛苦，当然，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抱着美好的愿望，想看到儿子们读了书后，能够成龙，飞黄腾达。

在旧社会，家乡的人很穷，他们建不起学校，因此只能借了一座邓姓人的祠堂办学。这座祠堂有上下两个厅，刚好能安排一到四年级四个班。上厅两侧还各有一个房间，一个用作教师办公，一个用于开办古文专修班。这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一间不到百人的初级小学。

一间那样窄小那样简陋的学校，当时，对于一个惯于在家里打打闹闹的孩子看来，却是个了不起的天地。看，将近一百人聚在一块，该有多热闹，多新鲜，多有趣啊！

难忘开学那天，父母给我们穿上新衣服、新鞋、新袜，把面和手擦洗得干干净净，连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的，兄弟三人胸前还挂上几条葱、蒜。我好奇地问起爸妈为什么带上这些东西？爸妈这样回答我：“带上它去拜孔夫子，他老人家会保佑你聪明、会算呀！”自然，对爸妈的话我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一到学校，看到大厅墙上挂着的孔子画像，我们就烧起香，尊敬地献上葱蒜，然后虔诚地朝它叩了三个头。我们的学程，就这样开始了。

家乡的孩子们都很有进取心，只要一到学期结束，大家都会争看榜上的名次，看谁得了第一。

别看我故乡的人民没上过学或书读得少，但是他们却非常重视文化，尊敬读书人。举这样一件事可看出，就是咱乡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谁都不敢乱扔字纸，不敢用字纸包东西，不敢用脚踩，更不用说揩屁股了。村里还建了个‘字纸塔’，是专用来烧字纸的，哪家的字纸，不论多远都要送到字纸塔去烧掉。

我非常尊敬和热爱那些爱护字纸的乡亲，而他们也非常热爱我，看重我，哪怕当时我的年纪还那样小。这也是故乡给予我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巨大动力，这点我是永远要感激他们的。

我十分依恋故乡那条清澈的溪流，看，它就从东方那个长满林木的山谷流出，酷像女人温柔纤长的手臂，紧紧地在拥抱着我的故乡。

故乡是一片小平原，北面雄踞着一座高高的馒头山，三面环抱着清澈溪水。小平原上居住的几百户人家，就是靠着这条溪水哺育的。

从小我就听到这样的传说，我们的先辈们，早就想从东边的大山谷开凿一条水渠，把这清澈的溪水引到平原上来，可工程一开始就碰上一个妖怪，一夜之间，就把这条渠道经过的山谷，都化成了山石，所以水渠只开了一小段就停工了，害得我们的祖祖辈辈，都靠着肩挑水来浇灌这平原上几百亩的坝地。也由此故乡才一直没卸掉“黄沙坝”那顶旱帽。这条水渠，到解放后，才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开通了。乡亲们高兴地这样欢呼道：妖怪终被俺们的救星共产党制服了！

我数不清旧社会乡亲们在这条溪流中，挑断了多少担杆，用坏了多少木桶，肩上磨起了多少老茧。因为，每天早上和上下午，他们都要挑水浇农作物，到了傍晚，则要挑家里的用水。

由于终日忙着挑水，加上妇女们每天都要到溪边去浣洗，所以绕着坝地几里长的河边，天天总是那般热热闹闹的。

还有每年春夏涨水时，故乡的溪流还会把一路漂流而下的枯干枯枝，偷偷地埋留在沿溪几里长的沙地里或芦苇中，好似在怜惜照顾我们这个少柴缺烧的村庄。因此只要洪水一退，全村男女老少就会蜂拥地下到溪边的沙地上芦苇中去挖、拾洪水的赐物，乡亲们叫“捡大水杈”。每回去，村民们总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短缺燃料的村庄来说，此种火猛易烧的“大水杈”，更称得上难得的高级燃料。难怪逢上夜间退水，他们便会提上船灯或松脂火去苦战通宵，而且每回要把埋在沙地里的大水杈掏尽，还得干上好几天呢。我想象淘金人的欢乐心情，也

不过如此吧。

在故乡的这条溪流里，还有许多各种各样味道鲜美的鱼儿，乡亲们早就编出“头鳊二鲤三泥黄四赤眼”的顺口溜来评价这溪中鱼儿的美味。这四种鱼儿，一经烹调后，确是鲜美可口，叫人垂涎不已。因此闲暇时下到溪里去摸鱼、撒网、放钓，成了乡亲们的一乐。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最喜欢最高兴的，则莫过于游泳了。跑浪头，打水仗，哎，在那炎夏的季节里，又好玩又凉快，那才是个乐不可支的水上世界！所以我们村里几百户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不会游泳玩水的。

我的故乡，不单水美，山也美。

故乡的山，除了前面提到的北面那座高陡的馒头山——和尚寨外，其他的山梁都是在溪流的西面，南边是方圆几十里人家赶集的圩镇。

和尚寨正好对着我的家门，只要一跨出大门，就可看到它的雄姿。但它在我的心中，至今还是那样的神秘，因其山势太陡而从未涉足过，乡亲们也莫不如此。

和尚寨除了山梁上长着一些郁郁葱葱的古松外，其他地方长的都是毛茸茸的黄草，远远望去，可真像个“和尚头”。

而西部的山，都只有几百米高，它们由东而西，分成几道梁。每道梁的谷地又都有一条小水流，可供灌溉。山上全长着郁郁葱葱的松树。村下又长着浓密的羊齿类植物，村民们称之为“蕨草”，这是我们村的主要燃料。妇女们只要一有空闲，就会上山去割蕨草。因此一进村，到处都可看到她们储备起来的干草堆。

旧社会，村里的山，都是先辈们遗下的“尝山”，它为乡亲们所共有。这些山，由他们推选出人来专管，每到初一、十五，都可听到护林人的敲锣声，所以道道梁上的树，都保护得很好。

每到两三年，尝山都要进行一次砍枝换高，这时每家每户都可分上一大把一大把的树枝，乡亲们就把它挑去卖给烧窑人。每到这时，便可看到他们从这一收益中，流露出甘甜的欢笑。

此外，需得一提的，是故乡的山为我们提供的野果。这些野果，乡亲们称之为“当稔”、“子林”、“矛甲”。前两种，在秋季成熟，后一种，是在冬季成熟。到了成熟的季节，在那道道山梁上，都可采摘到。这三种主要野果，色香各异，但都很甜。特别是矛甲，一经冬霜糖化后，既清甜又耐嚼。乡亲们还给当稔的成熟过程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六月六，当稔杀花笃；七月七，当稔赤吉吉；八月八，当稔乌过铁；九月九，当稔好蒸酒；十月十，当稔全收拾。”这些美味的野果，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故乡的山，还是个好牧场呢。故乡的庄稼人都这样说，牛是农家宝。耕田要靠牛，积肥也要靠牛。牛壮肥多，而故乡的山却是个好牧场，它把牛育得肥肥壮壮的，因此每家每户，不论怎样穷苦，都要养上一头黄牛或者水牛。

而放牛牧牛，更多的是属于孩子们的事。所以平日放学回家时，或是到了星期天和寒假暑假，不论在山上或田塍上，都可看到孩子们与牛儿在一起，形影相伴。到了收冬时节，田野收完了作物，一吃完早饭，我们就把牛赶过溪去，让它漫山遍野自由自在地吃草，到了傍晚时分，才把它赶回来，我们把这叫做“放冬”。

我至今仍在叨念，故乡的山水给我们所作的奉献实在太多了！

故乡的山美，水美，人更美！

吃苦、耐劳、淳朴、善良、坚毅、顽强，这就是乡亲们的品格。

在旧社会他们的遭遇是那样的不公平。统治者对他们只有一

味索取，却没有半点给予。命运，就是如此。

几百亩坝地没水灌溉，他们就到溪里一勺勺地舀，硬用自己的铁肩，去换取不多的收获。溪流西边那山梁下的土地，虽有水灌溉，但他们却不是这土地的主人，每到夏秋收割时，这些佃农们刚把黄澄澄的谷子晒干，那死地主的后代们就从十多里外来到村里，把最饱满的谷子，叫人一担担地挑走，而且每个佃户还得备上又肥又大的“田信鸡”，让他们带回去。一年辛劳，乡亲们实际还分不上六成谷子。生活过不下去，他们就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挑担（为商人运货），以换取微薄的脚钱。他们就这样忍饥挨饿拼凑着过日子。

“有女莫嫁黄沙坝，黄沙坝呀黄沙坝，番薯栗子也没得呷！”旧社会这首歌谣，形象地描绘了那时我们家乡人民的生活景况。

生活虽苦，但乡亲们却显得顽强乐观。生活在他们中间，你会深受他们的熏陶与感染。

在生活里，我看到一对对同甘共苦的夫妻，称得上是劳动中的鸳鸯。他们双双对对地在自己的田地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恩恩爱爱共度一生。故乡的妇女们，都很能干，在劳动中，凡是男人会干的活，她们也会干。因此，不论在田里，在地里，在山里，他们都像比翼的鸟儿，相伴一起，形影不离，白头到老。

那时，家乡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虽不会唱学堂歌，但他们却爱唱自编的随口而出的山歌。好像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似的，他（她）们在家里，在田里，在地里从来都不唱山歌，但到了山里，他（她）们就会放开歌喉，纵情地让歌声在山野里回荡。男女对唱起来，这山对那山，个个都是出色的歌者。听着这种充溢着生活野味名副其实的山歌，真叫人另有一番情趣。记得还有一种极富诗意的生活，就是每当炎夏时节，乡亲们在一天辛劳之后，到了晚上，每家每户都会拿着椅子，坐在自己的门坪里，对着皎洁

的月光或明亮的星空，谈天说地，不时发出“格格”的欢笑声；而青年人则更喜欢到溪边洁白的沙滩去唱山歌，睡夜凉。

到了节日，他们就备上一顿平日难得吃上的干饭酒肴，共度天伦之乐。尤以端午节划龙船和春节祭祖最为热闹。这也是全村人最为快意的时刻。

故乡在我心坎里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两个在清流上的摆渡人。

故乡因为三面环水，北面高山耸立，所以要到溪流的彼岸去赶集、耕田都要靠东南边和西北边的两条渡船。由于全村住着几百户人家，还有些外村人的往返都得通过这两道“水上桥梁”，摆渡人摆渡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另外，每到春夏季节，一年几次的洪水暴涨，在汹涌的大浪中摆渡，就更是险象丛生，令人心惊胆战。但他们凭着自己熟谙水性和娴熟的技巧，却很少发生翻船的事故。所以全村人对他们的劳动，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故乡，若问起过从最密的，除了家人，就该数他们了。因此他们给我留下了那样深的感念。

谁都知道，人生最难以排遣的，就是对故乡的眷恋。

可今日，在相隔四十多年之后，举目望去，故乡的模样，却全然变了！

昔日的故乡，哪儿去了？

看，过去那座书声朗朗的祠堂，已改成了粮食加工厂，整日机声隆隆，熙来攘往。

看，和尚崇山麓下，那个又宽又平的背头墩，已高踞起一座花园式的校舍，大楼巍峨，俯瞰全村。

看，那几百亩大风一起就尘土飞扬的坝地，已成了高产良田，只见渠道纵横，流水荡漾，遍地翠绿。

看，当年一代人传下的新人们，大都住上新房，身上再也看

不到挂满补丁褴褛破旧的衣衫。

看，往日仅靠两条船儿摆渡的溪流上，已拱起一道汽车可隆隆而过的天途——大桥了。

看，溪流对岸那半山腰里，也已横穿着一一条黄色缎带似的四通八达的公路，村民们如今用不着坐船步行，也能漂洋过海或上省城去溜达了。

看，过去只困守在这块土地上的乡巴佬们，已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争送自己的儿女们，到沿海城市挣钱去了……

啊！看到这一切的一切，我不禁要问，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得上一个游子把故乡一幅幅美景珍藏在心里时，那样欣慰，那样甘甜，那样令人神往！

一九九一年五月于羊城

神话与现实

在旧社会，故乡是个穷得够吓人的地方。因为那时，方圆的坝地，只见黄沙滚滚，难以维生，所以外乡的女人只要听到“黄沙坝”的男人都会咋起三寸舌来。

故乡虽苦，但它却有个非常美丽动人的神话出自那条清澈的溪流上。

故乡的溪流，是从东边的山谷里窜出，然后而南而西而北沿着坝地绕个大圈后流去。

从小我就听到乡亲们这样说，在大圈圈的出口处有座“公主庙”，庙里的公王，就是天帝派驻到凡间来的。而村的东边，从山谷口沿溪逆流而上，到了几里远处则有一口深不见底的清水潭，叫“龙井潭”，传说潭里藏有一条蛟龙和两条一雄一雌恍如门扇大的鲤鱼。村民们都讲，每到端午节那天，两条鲤鱼就会带着蛟龙的请求，顺水而下，游到出口处去拜见那位公王。